

天下文化
社會人文



建築 母語

漢寶德
— 著

傳統、地域與鄉愁

建築
母語

■ 自序 建築家的文化責任感 | 6

■ 傳統、現代之爭的回顧 | 10

■ 現代建築怎麼看傳統 | 32

■ 台灣現代中國建築第一波 | 50

■ 地域主義的歷史意義 | 70

■ 有機建築算甚麼 | 92

■ 現代主義是國際主義嗎 | 110

■ 回歸鄉土 | 128

■ 建築的這一代 | 152

■ 鄉愁說的批判 | 170

■ 建築傳統承襲的思考 | 192

■ 蘇州博物館的傳統與現代 | 212

建築 母語

傳統、地域與鄉愁
漢寶德——著



傳統、現代之爭的回顧



進

入廿一世紀以來，台灣的建築界再也聽不到現代與傳統的話題了。這是因為時代進步，使我們把所謂傳統遺忘了呢？還是把現代也視為過去了呢？真的，對於年輕的世代，現代、傳統統統是歷史的片段了吧！他們向前看還來不及，誰願意回顧上一代的爭論呢？

提到建築的傳統與現代，非回顧歷史不可。

在十九與廿世紀之交，歐洲的現代建築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在中國的知識界已經為中西文化之爭鬧得不可開交了。那個向來看不起蠻夷之邦的中華帝國，眼看就要對這些黃髮碧眼的怪物屈膝投降了。這時候，一些見過世面的開明之士要求帝國的子民，放下空虛的民族尊嚴，認真的學習蠻子文化，因此開始推動西化運動。各位要知道，在當時中、西對立的情勢下只有西化的觀念，並沒有現代化的觀念。

當時的中國人何曾知道西洋人的國力是經過一百多年的現代化所建立起來的呢？

這段歷史大家都是熟悉的。要想在洋人壓迫下圖存，西化是非走不可的

路，可是要怎麼走法呢？卻有不同的見解。

最保守的人士認為只要學船堅炮利的技術就可以了，其餘還是照舊過我們老祖宗傳下來的日子。換言之，不要西方文化，只要武器就夠了。最開明的人士則認為武器只是文化外顯的產物，不迎頭趕上，把自己變成最西方的國家，要不受西方欺壓是不可能的。

在兩個極端之間，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認為學習西方文化之長處，同樣可以維護傳統中國的文化精神。騎牆派很容易取得大家的共識，問題好像是解決了，可是卻為知識界留下爭論不休的課題：究竟要學習那些呢，不要說別的了，我們應不應該保存傳統的衣著呢？

在民國初年，知識界面對的中西文化之爭是很激烈的，胡適等人所發起的五四運動，可以說是西化派的先鋒，最終贏得了勝利。可是追究起來，胡適算是西化至上的代表嗎？他為什麼要整理國故，一方面寫新詩與白話文，一方面又談古人詩詞呢？可想而知，他的改革觀也是騎牆派而已。

「建築學」的定義

至於這時候的建築界如何呢？

說來可憐，自古以來，建築是匠人之事，連「建築」這個名稱還不存在，蓋房子被稱為「營造」，按照固定的成法，由匠師來執行。西化初期，大學堂裏沒有這門學問，所以要蓋西式的房子，非外國人不成。知識界把建築當成學問，一直到出國留學的少數幾個洋學生回來才開始。

可想而知，這少數幾位留學生，如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回到國內，面對這樣一個基本上由古代傳統留下來的建築世界，展望未來，他們是什麼心情？他們會努力把自西方學來的西洋學院派建築搬到中國來嗎？難怪他們要回歸傳統，自古



知識界把建築當成學問，一直到出國留學的少數幾個洋學生回來才開始。圖為佛光寺。



老建築中找更古老的遺蹟，為傳統的建築找到根源。

那個時代，除了租界內的買辦外，有多少中國人要蓋房子？而且要蓋西式的房子？他們即使在外國學了不少西式的建築，既沒有興趣又沒有機會為中國社會建造文藝復興宮殿，或哥德教堂。只有逐漸受租界建築工作影響的建築師，如在台灣非常活躍的關頌聲，開始成立公司，在旺盛的殖民城市建設中爭取工作機會。

以今天的標準看，民國初年的中國建築師只是不被承認的匠師，留學回國的青年與在當地建

- ① 除了租界內的買辦外，有多少中國人要蓋房子？圖為南京博物院。
- ② 北京清華大學本為清王爺府景色優美，美式校園布局和西洋復古建築，為中西文化交融之一例。

造民屋混出來的工匠雜處，難以分辨。因為當時並無建築專業執照的制度，而殖民城市大量的住屋仍以華式住屋的弄堂房子為主。這種情形直到民國二十年前後才有所改善。

各位想想可知，在此情況下，這少數留學回來的年輕建築師何曾有機會想到現代化的問題？在西方世界鬧建築的技術與美學革命時，他們受了西方學院派的教育，回國來頂多想到西化與傳統如何融合而已！

比較進步的是土木工程系的畢業生，他們使用西方的技術、材料建屋，可以說是最早的中、西合璧的執行者。但是他們的做法只是應了討論中、西文化論戰中的一句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房子蓋出的外觀是中式的，使用的方法是西式的。這樣的文化交融，不正是保守的騎牆派的主張嗎？

基督教在中國力求發展，開始辦學，西方的牧師們似乎也非常同意這樣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築。他們最早把中國宮殿的屋頂與柱樑系統，加到學校建築上，在各大城市，成為最早的中西交融象徵。

他們的觀點與中國文化的騎牆派並不相同。中國學者是以民族本位的立



1

2

1 中西合璧的建築式樣。
2 北京洋樓。



在他們看來，在中國領土上建造房屋，順眼就要看地方風味。圖為金陵大學。

場，認為形式與空間是中國文化的本體，是精神；用途與建造技術是方法，是技藝。前者才是重要的，非保存不可。對於外國教士而言，技術與功能還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他們所信仰的是古羅馬以來的建築三原則：堅固、適用、順眼（*delight*）。在他們看來，在中國領土上建造房屋，順眼就要看地方風味。何況他們來華自學華語開始，自然要融入華人文化之中。對他們而言，入境隨俗，這是必然的步驟。就是因為這樣的思考，使得民國初年以來的建築發展，不論是中國建築師或西洋教士，都採取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立場。在當時，這幾乎是無可爭議的。因此也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在北伐之後的建築立場。

可是當時的建築師尚沒有參透，西洋建築的改革是先由技術開始的，因此現代化的涵意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現代技術，但仍保留傳統形式；另一個層面是現代的外形，這就要經過很多波折才能產生了。而中國建築師所理解的西化，與現代化是渾然不分的。這是在比較落後的我們無法立刻感受到西方進步過程的緣故。

■ 面對現代與傳統的問題

說起來也許難以置信，我們的建築界面對現代與傳統的問題，是在國民政府遷到台灣之後。

在時間點上說，西方現代建築的成熟是在二十世紀的三〇年代，也就是中國政府統一全國，略為安定的時期。可是這段時期，歐洲正醞釀著一次全面的世界大戰。不但在尚未開發的中國，即使在美國，也沒有聞到現代的氣味。直到戰後，由於歐洲幾位現代建築領導人來美執教，才逐漸傳播開來。一時之間美國成為現代主義的領袖。它的核心就是哈佛大學的設計學院。

台灣在戰後之變革局面下，沒有任何理由面對現代建築。

在戰前的日治時期，是國際建築影響下的，日本建築的一個角落，其建築可以隱約看出歐洲建築思想的變遷。到戰後這一切都消失了。如果有什麼思想上的論辯，也只有發生在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建築系的課堂裏，紙上談兵而已。

台南工學院嗅到現代建築的氣味，是來自日本的戰後建築。後來由大陸籍的教師，通過少數英文刊物，直接找到美國的源頭，開始傳播現代建築「四大師」的思想與作品，就把它們視為經典了。

■戰後台灣建築

這時候，建築系開明派的教師與學生，已經知道現代建築的精神是設計出具有創新性的作品。他們的學習方法是摹仿外國雜誌發表的作品，當然包括大師們的經典作。老實說，因為教師們都沒有創作的經驗，對學生的影響力是有限的。至於在國家經濟困頓的時期，少數新建的房屋，幾乎只能提供負面的範

例，對學習是無助的。

在這種氣氛下，沒有人討論現代與傳統的問題。對於傳統，學校有建築史課去學一些概念。對於中國建築，有「中國營造法」，教授梁思成夫婦於三〇年代研究的成果。比較用功的同學可以掌握清式營造的細節，可是沒有人知道學這些東西對未來的工作有甚麼意義。因而中國建築史這門課毫無文化意義的討論，甚至沒有人認為古代傳統有何保存價值。

這時候，台灣建築界出現東海大學興建這件事。大陸淪陷，毛澤東的氣焰高漲，中共革命的浪潮全球漫延，連美國都受到影響。美國人在大陸設立的幾所基督教大學被關閉，他們的董事會就決定把基金的生息聯合在一起，在台灣設立一所基督教大學，延續美式通識教育的傳統。他們找了在美國建築界已露頭角的貝聿銘來台中規劃校園。貝先生是哈佛畢業生，當然是現代主義代表人物。

但是文化的力量是潛在的，在美國只需向前看，從未討論傳統的他，回到台灣就非考慮中國文化不可了。他與他的主要助手，陳其寬與張肇康，腦子裡構思的是一所中國式的大學校園。這樣一來，現代與傳統終於相遇了。

成大建築系的課堂裡聽到東海大學校園規劃的故事，幾乎成為一個傳奇。建築怎樣才能正確的結合現代與傳統，在每一個認真的學生心中都是首要的課題。在學生刊物中，已經有幼稚的言論了。

這時候，大家指責的對象，正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宮殿式建築。很顯然，胡適之所領導的開明派，雖然在政治上、甚至學術上受到兩岸的打壓，無法抬頭，至少在建築上，傳統形式被視為罪惡。有趣的是，兩岸的政治南轅北轍，互相對立，但在建築上卻有志一同。台灣延續了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傳統形式論調，大陸的中共政府居然也高唱民族主義，把梁思成拉出來，當成倡導民族形式的標竿。而這樣兩岸共同的官式建築，就是成大建築青年們聲討的對象。

◆ 甚麼是宮殿式建築

很有趣的是，對甚麼是宮殿式建築還有不同的看法。完全依「清式營造則



1 把清式營造的規範套在現代建築上，圖為圓山飯店。

2 科教館的中國式曲線屋頂，仿北京天壇。

例」照抄，如同忠烈祠，是忠實的傳統中國造型，不知是否為梁思成先生所樂見。其次是把清式營造的規範做成套裝，套在現代建築上，如同圓山飯店，或中山樓，可能算是較開明的態度了，可能延續了大陸當年營造學社的立場。以上這兩類都是現代主義的信徒所要清算的對象。可是還有第三類。

在民國五十年代，台灣建築界最有影響力的人是盧毓駿先生。

他是考試委員，也是政府高層在建築方面的顧問。他的建案，科教館與文化學院，則是清式屋頂式樣。他以現代建築為基本，加上些零星的傳統裝飾，提醒我們這不是現代式樣，最後以中國式曲線屋頂做為終結。

他與前二類最大的分別是，完全不考慮中國建築的系統性。也許盧先生沒有清式營造的學術背景，所以他絕不考慮傳統建築中的結構系統，或色彩與裝飾制度。最明顯的是，他完全不理會斗拱這回事。他所想表現的，也許只是傳統建築在一般人眼中呈現的風情。誠然，社會大眾何曾認真了解宮殿建築的各種制度，他們所看到的不過是花花綠綠，上面有一只四角起翹的屋頂而已！

難以令人置信的是，到了民國五十年代，連一般認為台灣現代主義泰斗的



- 1 廣州的中山紀念堂。
- 2 南京的中山陵。
- 3 在國父紀念館的設計中，也呈現出王大閔先生所認為的傳統形式。

王大閔先生，在國父紀念館的設計中，也呈現出他所認為的傳統形式。他與政治上層的關係，使他很容易取得政府的重要建築計畫。國父紀念館為紀念性建築，政府的保守派毫無異議的認為應該是中國式建築，要與南京的中山陵與廣州的中山紀念堂相比較。王大閔先生先完成了一個他認為有傳統意味的現代建築，委員會不接受，他不得不提出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計畫，那就是今天我們知道的國父紀念館。對於年輕一代的現代建築師而言，這無異是王先生向保守派投降。

台南的建築之美

可是在台南市，有幾個建築界的學生在思考現代建築的走向時，閒來無事，到處逛古老的市街。台南本來就是古台灣的首府，有不少清代的古老建築與寺廟留傳下來，可是在建築系課堂上卻從沒有教師提到它們。建築更不用說了，即使是古建築的營造也沒有沾到它們。



1
2

教師中只有一位不時提醒學生，這些古建築如何美好，這位教繪畫的郭柏川先生引導學生用它們作繪畫的對象，要學生用畫筆表現出形式與色彩之美。

1 孔廟。

2 赤崁樓

雖然有人說某些建築已有兩百年的歲月，卻沒聽說它們有任何價值。教師中只有一位不時提醒學生，這些古建築如何美好，他們都半信半疑，或根本不相信，這位老師是教繪畫的郭柏川先生。是他引導學生去看孔廟與赤崁樓，並用它們當作繪畫的對象，要學生用畫筆表現出它們的形式與色彩之美。

美術教授認為美的建築，為什麼建築教授都覺得不值一顧呢？這幾個學生懷著一大堆問號，都去老街欣賞這些寺廟與古宅，打發他們的時間。台灣的建築與書本上所學的清式宮殿有很大的差異，它們的美在幾個學生的眼中遠超過清式皇宮，那麼它們為什麼不能成為傳統形式的選項呢？

然而在心底，他們知道，這是地方式樣，不足以與京城的皇宮爭正統的。

◆東海的校園，是理想的文化交會的結果嗎？

我常帶著這樣的回憶，於民國五一年去了東海大學，終於直接面對現代與傳統如何交融的問題。東海的校園是理想的文化交會的結果嗎？

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有人認為東海的建築樣式是日本風格。為了反擊這種論調，東海唱出唐式建築的說法，意指是更古老的中國傳統風貌。這類的爭論使人心煩，使我不想再討論現代與傳統的問題。我寫文章正式表示，讓我們把現代化做好，讓傳統形式歸於傳統吧！這種論調使習慣於用傳統論戰炒熱建築的前輩不高興，以為就是放棄傳統的價值。

純粹出於自發的感情，也許來自台南古老街巷中的回憶，我提出古建築保存的呼聲。

其實歐洲在十九世紀就有保存古建築的運動了。我沒有機會知道他們的說法，只知道梁思成等人在大陸呼籲保存北京古城，還被批評為封建思想呢？可是我對台南老建築的直接經驗，使我感覺到，也許我們沒有必要模仿傳統，或融合傳統於現代建築之中，但我們不能忘記它們的存在，不能放棄它們給我們的感動，所以至少要讓它們安全存在。

我覺悟到，古老的建築文化不一定融於現代日常生活中，它可以發揮歷史真實紀錄的功能，如同一本古書，讓我們可以不時閱讀，回味古文化的真滋味。



為了反擊東海的建築風格是日本樣式的說法，東海唱出唐式建築。

只有這樣做，才能負起保存歷史真蹟的任務。這是在思想上現代發展與傳統保存分道揚鑣的階段。我寫文章為保存板橋林家大宅聲疾呼，並希望台灣的前輩能出面維護古老建築。

我留學美國返國後，在民國六〇年代所做的事，就是遵循我的認知，在現代設計與傳統維護的兩條平行線上努力。當時我不覺得這兩者有交集的必要。我甚至舉外國的例子：為什麼歐洲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建築在今天看來，都像兄弟一樣的並立著，見證自己的歷史，而互不干擾甚至和諧相處呢？他們的文藝復興建築式樣何嘗曾想把中世紀的建築融在裏面？



古老的建築文化如同一本古書，讓我們可以不時閱讀，回味古文化的真滋味。圖為麻豆林家宅。

台灣建築的復甦

民國六〇年代以後，台灣建築界開始復甦，但沒有跟著美國已經鬧得不可開交の後現代運動走，仍然在現代主義的路線徐徐前進。可是我在維護台灣古建築的工作上發現，傳統形式有其不可磨滅的感情價值。而現代主義的形式對一般大眾而言，都是一片白紙，不代表任何意義。我深切的體會到，民族主義並沒有什麼意義，只有地方傳統才能在平凡中觸動人們的心頭。

我嘗試使用地方傳統語彙興建現代功能的建築，得到正面的迴響。其中有完全復古的形式，有局部傳統語彙的形式，也有僅使用當地材質的作品，發現都有正面的反響，引起大眾的注意，至少並沒有反面的效果。我因此覺得重新以大眾心頭需求的立場來談現代與傳統的結合是值得認真思考的。我繞了一大圈，於五十歲的年齡，回到現代與傳統如何交融的課題，只是傳統換上了鄉土文化傳統而已！這次輪到年輕的朋友們指責我了。

是因為我老了呢？還是現代與傳統形式的論述真的是一個永恆的問題呢？